

路翎 印象

张业松
编



印象书系





路翎

印象

印象书系

张业松 编
学林出版社

印象书系

路翎印象

总体策划 李 东 张 禾

编 者 张业松

责任编辑 许钧伟

装帧设计 沈兆荣

出 版 学 林 出 版 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200233)

经 销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7 万

印 数 6000

国际书号 ISBN7-80616-423-5/I·143

定 价 15.00 元

写在前面

李 东

在历史的狂流与灰烬之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名声,已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搏风击浪、神采飞扬的身影,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或许,我们只能怯怯地面对时代留下的墓碑,靠自己干枯的想象去臆造人间的偶像。这便是大多有限生命无以回避的运数:零落成尘,沧夷烟灭。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如此伤悲。尽管长河东逝水,有贤与不肖、拙与巧、通达与狭隘、转是与即非,皆消亡矣,但总有一些不朽伟岸的神姿,通过点点滴滴的文字,残存片断的记忆,如沉沙之巨石,如归鸿之凄厉,积淀在年深月久的心历上,让静默中的人们感受到被红尘淹没之下的赤子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岁月剥蚀之下人性永在的万种风情。

地老天荒,我们仰望苍穹,总是渴望能与那些闪烁星辉的不朽灵魂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是时代特征的某种文化映

照,那么,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繁复多变,中国的浮沉光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风格迥异、各具生活形态的中国文人形象。在他们的生命里,对道统与学统的承继与拓展,对西方文化的感触与发扬,衍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独备一格的文人群体,并对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组合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常常陪复旦的老前辈贾植芳先生坐谈聊天。记得,有一次,于人情世故之后,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那种语气,那副神态,如电闪雷鸣般震撼了我。这是一位坎坷一生的知识老人由衷的肺腑之言,其中,许许多多的苦难与血泪已举若轻羽,挥手拂去,留下的只是几十年风雨人生锻造出来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清醒的自我认识,其意味之深长,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我想,无论再过多少年,这句话对我的教诲和意义将是永恒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涵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与我们这一代近在咫尺。

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因此,我们总乐于坐拥书案,遥想当年……

虽然历史的长风泯灭了我们对往昔的纪念,但总会有几片枯黄的落叶,以顽强的姿态飘进我们的眼帘,使我们在敬仰狂流激浪的雄伟时,惊叹于那些被岁月凋凌的人生在波折困苦中的凄婉与孤傲。我们无法不去缅怀那些被掩埋的激情,去瞻视那些被遗弃的幽魂。或许,正是因了这些血肉之躯的牺牲,才铸就了一个时代的丰碑,才丰富了我们今天的理性。

生命本是脆弱的,但残破的人生并不会因此而黯淡。

在“印象书系”(第三辑)中,我们将会邂逅这样一些曾经承受了各种急风骤雨侵袭的人生英华:陈独秀、丁文江、梁漱溟、瞿秋白、路翎……他们始终把人生的欢娱放在边上,把社会的职责担在肩头,以生命的闪亮去烛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与前程——作为五四时期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者,陈独秀至死都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被誉为五四以来学者中最具责任心的“行动巨人”丁文江,以其广博的见识与非凡的才能,在学术与政治上实践了他的理想与人格;生性淡泊而不趋炎附势的梁漱溟,因“不合时宜”致招天下大忌而不悔;被鲁迅称为知己挚友的瞿秋白,在政治上遭到残酷打击后,仍以书生才子的风流神采面对死亡的枪口;在与世隔绝二十余年之后,曾经被誉为文坛天才的路翎,以一副“灰烬”形象震撼了整个文坛的自信与尊严……

面对种种不平和苦难,我们无法仅仅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最是文人不自由”的叹息来消解,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生命的枪号悲歌同样也显示了一种力量,在奋进中不惮失败,在沉落中孤守尊严,也同样是人生一段永可回味的传奇。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于田林

编选小序

张业松

这一本《路翎印象》最终编成了现在的样子，在我自己也是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按照最初的设想，我应该根据所收文章的内容、性质、可读性或作者类属分门别类，将它编成一本比较轻松的文艺性读物，使之更广泛地适应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偏好，达到以文悦人的目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按照所收文章的写作年代编为小辑，各辑之中复以时间先后顺次罗列，弄到最后，看起来就像根本没有“编”过一样。一本关于一位并非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的人生形象和社会评鉴的图书，未经相当程度的“包装”处理，而仅仅出之以资料汇集性质的不编之编的面目，会对它感兴趣的读者能有多少呢？想到这一层，我不免心有未安，深觉愧对约编此书的朋友的信任和势将为之承担出版风险的出版家的好意。友朋其谅，我断不至于会有成心要拿你们的友谊和信任开玩笑的意思。

本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草草应命的产物，相反，单是在供选材料已基本齐备之后，我就在它上面耗去了足足两个多

月的时间。这两个多月中我为它做的主要的一件事，是在传主路翎的生前友好和相关人士(包括研究者和同情者)中广发通函，一方面征求拟选文章的作者或其家属的选用授权，同时也请他们就识见所及为我提供新的选文线索。我所得到的信息反馈之迅速和热烈，在我的相关学术活动中可以说是空前的。数位先生甚至数度赐函，就初选篇目的删增、拟选文章的版本异文以及有关作者的联系地址等多所见教，唐湜先生并且还主动提出，愿为此书新撰一篇悼念路翎的文章，而他此时正抱病在身。我一边在兴奋和激动中依据这些回馈信息马不停蹄地调整和校正着原初的编辑设想，再三再四地变动选文目录和编排方式，慎之又慎地校读选文文本，一边也在那里暗自心惊，我这究竟是在从事一项怎样的工作啊，怎么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牵动了如此之多的先生们如此严重的关心呢？

六月中旬，唐湜先生的新撰文稿寄到，两篇我久知其目而迄未得见中译的日本学者相浦杲和大芝孝五十年代初就路翎和他所属的“胡风派”在新中国的文学前途展开争论的文章的日文原件，经贾植芳先生函询日本友人，稍后也由坂井洋史先生快件寄达。可望得到的材料都到手了，剩下的就只是纯粹技术性的工作，包括请人译出日文材料，我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就算做成了。于是，我遵从约编此书的朋友的约稿要求，按所选文章的持论倾向和可读性强弱分辑排序，对选文目录作出了最后的修订，然后，开始自我放松，读一点“闲书”。

这一读，就读出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个戏剧性情节：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上的舒芜先生的大块文章《〈回归五四〉后序》，促使我全盘推翻了本书原来的编选构型，决定另起炉灶，最后出之以现在的不编之编的面目：不

为别的,只为一点,即像舒芜先生那样,“用平常人的平常眼光”,直面历史,尊重事实,“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舒芜先生的文章,是他为自己“五十多年来关于文化、思想、哲学的论文的选集”——《回归五四》所作的编后记,长达九万余言,其中涉及的许多人和许多事,相信会在当前的读书界引出许多的说法,闹腾一阵;我初读之下,深为所动的是如下一段话:

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本书的編集出版,也是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一八五页。)

话说得平静,透着可掬的沉痛,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舒芜先生诚意面对历史,就自身所担荷的历史责任向后人作出的真诚告白。既然如此,我作为一名与舒芜先生已有将近两年的交往,并正在从事相关阶段的文学史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的后学,也没有理由不就此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自己微末的工作,将历史当事人的活动痕迹尽可能真实全面地留存下来,传递下去,使后人的后人代代相续,铭记我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可遗忘、无从抹煞的故实和事端,并以一种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参照比较各种相关材料,

从中求取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为此，我决定将舒芜先生的一篇早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的与路翎有关、更与他自己发愿要“向历史……永远铭记下来”的“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有关的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收入本书，一方面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另方面也希望藉此较好地体现出本书就路翎留给这个世纪的人生形象和历史位置加以系统梳理和全面反映的编辑旨趣。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揆情度理，应该是会得到舒芜先生的谅解和赞同的吧？而况在本书揭载的日籍学者相浦果先生的文章《“一九五三年八月”：现代中国文学的动向》中，还曾就舒芜先生此文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公允评价呢。相浦先生评论道：“这是一封充满了友情的公开信，正因为充满了深切的友情，其批评也就更为痛切，比其他的文章也更富于文采，准确地击中了路翎的弱点和错误。这也是一封舒芜对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作深刻反省和忏悔的信。”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大家总得有东西可“看”，才可望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吧。

然而，上引舒芜先生的文字中，不仅没有提到《致路翎的公开信》，甚至都没有提到路翎的名字。但熟悉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故实的读者一看就知道，其中的“乃至失智发狂”一语，应该就是专指路翎而言。路翎，这位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坛天才闪耀无出其右的作家，这位以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杂志为核心形成的著名文学流派“七月派”的首席小说家，这位年仅二十岁便写出了被认为堪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比肩的宏篇巨制《财主底儿女们》，有着一颗金子

般纯洁的心灵,即便在五十年代初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中,仍出于“为人民做点事”的单纯动机,将全副精力投注在创作上,下工厂、上前线,为一片荒芜的新中国文坛贡献了《洼地上的“战役”》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从而以三十一岁的年纪当选中国作协理事的希望之星,——总之,这位“只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写作条件”就一准会拿出令人惊奇的作品,其时正处于一生创作的巅峰状态的“几十年才能出现的一个‘妖精’”,在署名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见报三天后,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被从家中带走,从此与世隔绝二十余年,平反复出后已是一幅令人睹之不忍的“两世为人”的“灰烬”形象。关于他在服刑期间两度被移送精神病院治疗和出狱之后的种种惨状,收在本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和《九十年代(下)》各辑之中的文章,每有详实激越的记载,读者自求,此不赘述;这里尚需饶舌几句的是,舒芜先生所谓“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的他写于五十年代初期的“关于文化、思想、哲学的论文”,其实并非仅有曾被“一改再改三改”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篇,这篇《致路翎的公开信》和更早一些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居功甚伟。《从头学习……》因与本书没有直接的关联,可以暂且不管,关于《致路翎的公开信》的历史功用,其实也还是作为旁观者的相浦先生看得清楚。上引相浦先生对于此《信》的客观评价,是由这样一句话领起的:

在这样的情形中,路翎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按我的理解,此一“打击”的“决定性”乃在于,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处于绝对的“被改造”的位置上的路翎和他所属的“胡风小集团”的朋友们,“由实际的教训,知改造之不容逃避,而翻然改图”(这是舒芜先生的原话),即明乎惟有像因发表《从头学习……》和此《信》而一跃处于“‘次革命’的地位上”的舒芜自己那样,洗心革面、改弦易辙,将胡风的那一套倒霉理论彻底批倒批臭,才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就是说,早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路翎一千人直接送进牢房和死(“各式惨死”,如阿垅、芦甸痰死狱中,方然、郑思、黄若海、王皓、许史华自戕,彭柏山死于私刑……)之前两年,路翎等人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写作方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续生存的权利,实际上就已经被褫夺,此后无论他们怎样挣扎,也终是徒劳……

本书所集入的各种文章,或激奋或沉郁或冷静或热烈或铺张或含蓄,各人各面,一笔一调,其中也不乏观点相左(如关于晚年路翎的文学成就)、情感违异的地方,编者无权改作,悉仍其旧;又兼多说无益,一切就都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比较、鉴别、判断和取舍了,惟愿您能经由自己的努力,自己去整合起一个在向善的生命中值得整合起来的关于路翎的世纪“印象”。如果您还能由此更进一步,将与路翎的人生形象和活动痕迹密切相关的那一叶血迹斑斓、创痕遍布的历史在您的心目中同样整合起来,编者两个多月的辛苦,诸多慨然相助的先生们积久的热望,或许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

最后,请允许我将已在本书第五辑的辑名页上引述过的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再引一遍,作为结束——

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

迅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

一九九七年七月四日，写于上海的灯下

编者附记：由于某种原因，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排定了清样之后终究还是撤了下来，于读者和编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了。

路翎印象

目 录

编选小序	1
------	---

第一辑 四十年代

胡 风	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	2
-----	-----------	---

胡 风	青春底诗	6
-----	------	---

冯亦代	评《蜗牛在荆棘上》	13
-----	-----------	----

唐 湜	路翎与他的《求爱》	17
-----	-----------	----

鲁 芋	蒋纯祖底胜利	29
-----	--------	----

〔附〕作者五十年后附记

欧阳庄	给路翎的信	34
-----	-------	----

第二辑 五十年代

巴 人	读《初雪》	38
-----	-------	----

(日)相浦 晃	“一九五三年八月”：现代中国文学的动向	45
---------	---------------------	----

(日)大芝 孝	“路翎”赞	60
---------	-------	----

第三辑 八十年代

野 艾	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	66
牛 汉	你打开了自己的书	73
曾 卓	读路翎的几首诗	77
化 铁	我所知道的路翎	80
绿 原	路翎这个名字	89
杜 高	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99
余明英	路翎与我	109
化 铁	重逢路翎	113
汪曾祺	贺路翎重写小说	124
邵燕祥	《路翎小说选》评点	126
牛 汉	重逢第一篇：路翎	130
阿 红	忆路翎师	137

第四辑 九十年代(上)

朱珩青	归来吧,路翎	142
曾 卓	重读路翎	149
绿 原	路翎走了	155
杜 高	路翎的死	158

罗 飞	悼路翎	163
陈国华	送别路翎	178
朱 健	清水素馨奠路翎	180
冀 沅	哀路翎	186
唐 湜	路翎晚年的悲剧	223

第五辑 九十年代(下)

曹铁娟	前车之鉴	228
朱衍青	路翎早期的文学活动	232
刘挺生	夜里飘流而踌躇的魂魄	246
钱理群	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266
徐 朗	父亲的晚年	272
贾植芳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281
李 辉	灵魂在飞翔	288

第一辑

四十年代

……于是他浮游在这群的整体里，突然有了燃烧般的奇异的快乐。“整个世界在他的足下轰然地震动着。他希望这个滩永不完结，而激情的歌继续着直到永远。”

——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

生活的洪炉养育了作者，他当能在这洪炉底烧炼里面得到应有的完成罢。

——胡风《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